# 生日被学姐XX

整理文章的时候发现的…拿来和大家分享！

北京１１月的冬天，窗外还是下着蒙蒙的小雨，我拉拉外套的领子，哈了口热气，看看北京街头行色匆匆的路人，双安这里充斥着看电影和吃饭的情侣们。

天桥上，风在冷冷地吹着，我说“咱们去哪？”

她说“去后海吗？”

我说，“不去了，好远，我想回学校了，”

“我送你回去吧，”

“不了，”

我想了想，看了看北三环的车如流水马如龙，在夜色下车前灯光异彩纷呈划过我的眼眸，我转头准备下天桥，“张望”后面是她叫我的声音，“嗯？”我转过身去看她，“明天是你生日，别回去了，去我那吧”

一段静寂的时光，在我们二人之间流走，“嗯，好吧，”

那年的生日，我大二，学姐大四。夜色深了，反而让道路两旁的路灯更加的温馨。吃饭的人们都开始渐渐从饭店里面三五成群的走出来，开车回家，或者去后海继续他们的聚会，或者去男人们和女人们应该去的地方。

一个街区这边的我们，与热闹的他们不同。我们过了马路，双安北边，华星的后面都是居民小区，夜里静悄悄的，我拉着她的手，她拉着大包小包给我买的东西，路上只有我们，呼吸在空中的热气，还有她高跟鞋踩在冰冷的西门汀地面上的克克的声音。我们幸福的一对小情人。

外面很黑，只有低着头的路灯把守着它脚下的一小片黄亮的区域，一动不动。我们从这一个圆，移动到那一个圆。到了，上楼，她在前面我在后面，她租的老北京的单元房，墙是灰灰的白色，在墙裙的位置，统一刷的绿色的漆，我拽了拽背在肩上的包，我们上了２楼。

开门，进屋，客厅。学姐打开温馨的灯光，我则负责把大包小包的东西扔在沙发上，反正也不回去了。我心里想着。她的双臂温柔的绕过我的脖子，“累了吗”

“不累”我说，“不过今天的电影很没意思。”

屋里的暖气开得很大，北京的冬天，只有这点好，就是有暖气，外面再冷，屋里把暖气开得很大，也让人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。

我把我的外套手套也扔在了沙发上，一屁股坐了下去。

她说，“累了就歇歇吧”。然后转身去了卧室，规整她的东西，我环顾客厅，这里我也没少来，但是今天确实格外整洁，好像女主人的用心收拾被我看穿，她脸上泛起淡淡的红晕，“看什么看你！”她质问我“我又没看你，我看看我上回买的鱼还在不在，”我说，指着她床头的尼莫。

那是夏天流行ＦｉｎｄｉｎｇＮｅｍｏ海底总动员的时候，我买的送给她的，超大的一个毛绒玩具鱼。

“当然在啦，每天陪我睡觉觉的”她一屁股坐在床上，抱着鱼，说“它都比你好，是不是呀”开始自说自话地逗着那个鱼了，“切”我说，“我去洗澡了”说着把毛衣扔到沙发上，嗤！水龙头喷出热水，瞬间蒸汽弥漫了我周围小小的空间，我伏在墙上让热水冲刷我的脊背，看看镜子里面的空虚的我。我知道２０岁的生日，就要随着午夜的１２点来到了，而这两年的大学，我又得到了什么呢。新鲜感早已和我的优异的高考成绩单一样还给了学校，剩下的时间，就是一个字“混”，混女人，混男人，混学生会，混自习，混考试，混成绩，混父母，也混自己。我不敢确定再这样的两年后，再一张成绩单和毕业证书，能否改变我这种混世，可是在你不知道未来的路怎样走的时候，只有办好眼前你的办的事情，比如学习和考试，当然在寂寞的时候，你需要满足自己一点点欲望。你是个牛逼，我说。扯了条浴巾，擦干一下头发就裹着出去了，然后迎面就是学姐走来，然后走进了浴室。

我随便套上件衬衣，裤子，歇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北京４，北京６，随便换来换取，无论是一会播出人家家的家长里短，恩恩爱爱，甜言蜜语，一会是这边的你正我强，飞扬跋扈，挥汗如雨，然后还有大量的广告，今年过节不收礼，收礼只收脑白痴等等，人其实就是社会性的动物，拔去了你的背景，你的头衔，你的职称，以及你的衣服，你还剩下些什么，赤裸裸的一个猴子。

门开了，学姐走出来，“望望，我洗完了”

我没有回头，继续看我的电视，屋里灯关了，只有电视的屏幕在一闪一闪地晃映着我的脸，还有她卧室里透过半掩的门映射出来的温柔的烛光，一会她换好了衣服，收拾好了，走过来，说“望望，你在看什么呢”

我仍然躺在沙发上，看着电视，说“你叫我名字就行了，别望望地叫，跟狗似的”

“你，”她手马上就招呼过来，我下意识的闭上眼睛，不过到了我脸上，就变成了抚摸，然后是Ｄｉｏｒ的ＤＵＮＥ的味道，从她手腕处，流向我呼吸的每个毛孔，我睁开眼睛瞧她，穿着一件的浅蓝水洗白的Ｌｅｖｉ’ｓ牛仔短裙，套着一件白色的薄毛衣，高领，无袖，显得胸部很丰满的样子，头发很简单地用纱织手绢扎成一个长马尾在后面，鬓角垂下两屡湿漉漉的头发，“我就想捏死你”她的手转摸为捏，开始暴力地捏我。

“你干什么”我说，我一叫她也就停了，“不干嘛啊”她一只手伸过来，“把遥控器给我”

“不给，”

“你给我，”

“我正看电视呢！”

“你给我，”她争执道，“干嘛啊”我说，从沙发上直起身坐着，把手背倒身后，她就蹭一下的扑过来，抱住我，把我压在沙发靠背上不能呼吸，我起初以为她是在夺遥控器呢，我就不给她，两个人身体贴着身体，却在我的身后抢夺遥控器弄得气喘吁吁，突然我碰到了什么冰冷的东西，可是也没办法回头，她压在我的身上，就听见咔嚓的一声，妈的，手铐，我脑海中突然就闪过这个念头，惊恐得望着电视机，她从我身上起来，拿着遥控器，“嘿嘿”她开心又邪恶地笑着，“让你拿……”

“你干什么啊！”我打断她的话，“快给我解开”

“老娘就不给你解”她摆弄一下头发，“我靠”我额角躺下汗珠，我一边劳累于刚才的争执，一边心虚地不知道她想干什么，“你从哪来的这个，你干什么”我吼道她不说话，我知道她紧张时反而看起来是镇定的。

她一把把我推到在沙发上，我的头差点碰到后面的桌子，我赶忙回头看看，看到她抓过桌上的一个高脚杯，右手是桌上的半瓶Ｈｅｎｎｅｓｓｙ轩尼诗，然后跨坐到我的身上，我一片空白的不知所措，她抓着细细的酒瓶脖颈，斟满了小半一杯，自己举头一饮而尽，然后又倒了一小杯，饮尽，我看到酒杯中晶莹的液体，沿着她粉白色的脖子，一骨一骨地流进，丝毫没有犹豫，“呵”她呼了一口气，“我陪你过生日”她看着酒瓶狠狠地说。
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”我企图挣扎，不过身上坐了一个人，女人整个身体压在我的腰胯我怎么敌她，因为位置不利，加上我的双手被铐，又被压在身下，根本挣扎不起来。而且腿在这时是没用的。

她不回话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，雪白的臂膀伸到脑后，解下扎头发的手绢，然后递过来，覆在我的眼睛上。

顿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只剩下耳边的电视机声响，和她手卷上的朦胧，我正想加强我的听力，同时扭头，一双手扶住我的头不让我动弹，就感到一对唇凑过来，堵住我的嘴。

接吻也不必这样吧，我心说着，对待我怎么能这么蛮横。不过想想，吻我算了，也许无非是她的游戏，在这个生日送我的礼物。

就在我想接受了的时候，猛然间，发现唇里过度过来淡淡的液体，涌到我的口腔中。黑暗中我只有依靠感觉，感觉是她刚才含在嘴里的酒，靠着重力，从她的口中流到我的口中。酒流进我的喉咙，一缕一缕的不规律地刺激着我的舌根，我动弹不得，有不能喘息，甚至我感觉不是食管而是气管被灌进了酒，但我只能闭着双眼，憋着气把酒引进，试着不让它呛到我。

“咳咳”我受不了，我还是呛到了，双颊发热的把酒咳出来。那些液体顺着嘴角和下巴，流进我衬衣的领子，流进脖子流到背上，流到腹部，非常的不自在，我的喉咙在发热，气管更烫，烫得我只能从鼻子中呼吸出火辣的酒气，“咳咳”我咳着酒，可唇边的这个人，丝毫没有放纵的双手顽固地捧着我的脸，然后双唇又靠过来，又一口酒进来了，我只有再次憋住气，让它直接流进我的胃里，我不想被一口酒憋死。头痛欲裂。

非常的难受，我想不到说什么，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或者她在干什么，只知道我的口腔和气管在火辣辣地烧着。背上早就湿透了，留下去的酒精和后背因为紧张而渗出的汗水，混合在我身下，衬衣很快就被打湿。我的脸也滚烫，烫得燃烧的火焰进入我的思维，没想到这突如其来的经历。学姐动了动屁股，我能感觉到她把手放在了我的腰间。由于刚洗完澡，简单的换的衣服，我只穿了内裤和仔裤，根本就没系腰带。我还在忍受火辣的呼吸煎熬之时，她弹开我仔裤上唯一的扭扣，轻柔地下拽仔裤的拉链，慢慢开始褪下我的裤子。

在我的拉链划过我那里的时候，我明显地感觉到自己已经很硬了，不该这样，我想着，怎么能这么对我，这不是，这不是强Ｊ吗。

而我是个男人，是在这种情况，和任何情况下，都应该处于上位的那个人。可是却被一个女人压在身下。我可以说什么，我可以喊什么，但是我的嘴动了动，我不能象个Ａ片女主角那样喊“不要”，我是男人，被束缚的男人，我能怎么办，我想不出办法，我企图反抗，但这时裤腰和内裤划过，我略微感到痛楚，她双手捧着我的脸，本来依着我的身体，略微站起一点，然后左褪蹭着我的褪划过来，我也被她的姿势狠狠地压制，躺平在沙发上，她两条腿再次跪在我身体的两侧，膝盖撑在沙发上，然后缓慢的，慢慢地朝我的那里坐下，等触碰的一刹那，我在黑暗中感觉她没有穿内裤，她一手捉住我坚硬的分身，指甲已经刺痛了我那里，然后把住它，慢慢地移动。她就是在利用我，就是在强Ｊ我，我心里知道，但是没办法反抗。直到在她的柔软处划动，沾满湿润的液体。她闭上眼睛，慢慢地移动，这感觉似是享受的动作，时刻撩拨着我的心弦，我咽了一下喉咙。她慢慢的摆弄我分身，停止了玩弄它，然后对准了。

当坚硬推开柔软的门扉闯入时，我们两个人同时“哦”了一声，本能的感觉占据了我们两个的心灵和肉体，学姐趴在我的身上，喘息着，好久，然后渐渐直起身，开始移动她的腰，在我的跨上移动，我不行了，我双手企图挣脱束缚我的手铐，但是这时候一对乳房压过来在我的脸上，然后她抱紧了我的头在她的胸前，开始低语或者说是呢喃，我无法呼吸，从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做爱，我已经无法思考，她开始加快移动。然后乳房终于离开我，我刚能呼吸一口气，感到胸口的衬衣纽扣被解开，早就湿了，无论是残留的酒还是汗水，都打通了我的胸前的衬衣，就感觉她手掌撑着我的胸膛，然后臀部开始律动，一个女人的体重，要是压在跨部，对一个被拷着双手的男人的跨部，很重，我只有大声喘气的力气，偶尔能感觉到她一只手支撑，有时是两只手支撑着我，喘息着。我作为男人，却被压在女人身下强Ｊ的屈辱感，一只伴随着我的呼吸，却让我不知羞耻的一直坚硬在温暖的进进出出之中，我也加紧双腿，贪婪着短暂的快感，想把一切都给予这个在我分身之上的女人。

时间就像的温暖流水的漩涡，包围着天地之间我们两个呼呼喘息不停的人，汗水肆意冒出，也只是填充我们之间的空间，成为运动的润滑剂。活塞在急速地开动着。一上一下，伴随着喘息。而喘息声音越来越大，拉响汽笛，我们就像坐在一列飞驰的火车上。电视机的声音还在播放，但我只能听得到那是一种嘈杂，根本分不清讲的什么，也没有力气去辨别。她“啊”“啊”地娇喘，时而有一张饥渴的嘴咬住我的嘴唇，翻动我的舌头使我不能呼吸。胸前压着女人的两只手掌，跨上坐着她的整个体重，起起伏伏。眼前是黑暗的朦胧，和电视机一闪一闪的光亮。我知道还有一个人影在巅峰震颤。整个我的世界，我身处的沙发，地板，房屋，都在黑暗之中上上下下的震颤，越来越激烈，啪啪的声音开始有规律的出现，疼痛伴随着欲望的延伸，欲望扩展，越来越大，吞噬上面的一切阻力，然后又退回，留下空虚。突然再次前进，再次突破，然后再大的空虚，产生。

似乎碰到了什么东西，“阿”她一声娇喘，不动了身躯，格外用力地推压我的胸口。然后感觉她的那里抽搐着，我也坚持不了，只感觉快到了，在快到了的时刻，因为到之前，那里总是有格外膨胀的感觉，我挺着腰，帮助她加速活塞的运作，火车越开越快，企图冲出轨道，轨道和飞转的车轮摩擦出耀眼的火花，活塞已经开始燃烧。就像我的巨大的欲望与屈辱，要在这黑夜里寻求出路，寻求最后的爆发，“啊”的一股暖流袭来，我也把持不住，弹跳着的尖端，迸发出最后最猛烈的能量，与那股暖流回合，释放终极的自己……不知道时间，手腕早都被压得麻木了，现在才有反应过来，浑身都是疼的，还压着一个女人的身体，只有那里有一时的舒缓。脖子边上是女人的喘息声音，然后唇贴上来，含住我的下唇温柔地撕咬。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就这样，在生日那天晚上，竟然被学姐强Ｊ了，“生日快乐”她的侧脸靠在我的胸口，喘息着说。

这是什么，我问自己，我不知怎么回答。屈辱像一滴事后的汗液，划过我的脖子，躺进我的思想，在平静的睡眠，荡起小圈涟漪。

然后天地之间，感受北京无尽的夜。

【完】